



中国的在路上

赵光鸣 著

绝活



中国西部第一部流浪汉小说集

赵光鸣小说作品精选

新疆人民出版社



绝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活/赵光鸣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3

(蓝色书坊·赛妮亚 章德宁 / 主编)

ISBN 7-228-06980-3

I. 绝… II. 赵…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0391 号

绝 活

赵光鸣 著

责任编辑	文珍 王洋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8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ISBN 7-228-06980-3/1·2530

定价:18.00 元

“谢尔盖大叔”(代序)

赛妮亚

“囚犯和殉道者的数量在地球表面已经惊人的增大了,面对着这样多的痛苦折磨,如果艺术还硬要充当一种奢侈品,那就会同样是一个骗局。”

——加缪

—

说来奇怪,前几年旅行时,我比较喜欢南方,山清水秀、碧草花香、小桥流水,常常让人流连忘返;近两年则不知不觉开始喜欢北方,尤其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寸草不生的茫茫戈壁,会让人莫名地感叹: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命运吗——荒凉而无奈。

第二次去新疆的时候,我结识了赵光鸣。说真的,在此之前,我万万没有想到,中国还有一个叫赵光鸣的作家。这个家伙大约五十岁左右,厚嘴唇方脸,略胖,面皮微黄,秃顶,像个俄罗斯人。据周涛在一篇文章中说,此人身上带有典型的农家子弟气息,虽然当上作协副主席,但没有一点官架子,且为人厚道,表情和衣着常常使人想起久远年代一个坐在庄户人门坎上晒太阳的、傻乎乎的小孩

子。这个鼠最大的特点是“老不正经”，不管什么场合，总喜欢跟人开玩笑，幽默而无节制，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他的另一个专长是，有着为别人起诨号的传神才能。于是，我也毫不客气，一见面就说：“狗日的，我也送你个外号吧，谢尔盖大叔！”

等我含着泪读完“大叔”送我的几本书后，我不仅被他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所打动，也为这个鼠自己的命运所惋惜：幸亏呆在新疆这个鬼地方，不然“大叔”早堕落成名作家了！

二

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作家艾·辛格说：“一个作家必须要有根。作家的根扎得越深，他取得成就的能力就越大。富有创造力的人悲观并不是颓废，而是一种要拯救人类的强烈情感。他不屑于诗人的消遣娱乐之道，而是锲而不舍地探寻永恒的真理和生命的真谛。他以自己的方式试图解开世事变迁之谜，试图找到苦难的根源，揭示处在残酷无理深渊中的爱。”赵光鸣的根早扎在了荒凉的边域，扎在了大西北的最底层，扎在了庄户人的心中。他十岁随父从浏阳河走到新疆的渭干河，在那片四处飘散着艾蒿草气息的洪荒大地，经历了太多的爱与背叛、希望与失望。

罗丹用泥土完成了思想者，赵光鸣则用生命的血肉制作了心灵的雕塑。

《净身》中的毕裁缝，《绝活》中的延寿，《石坂屋》中的

花儿铁,《鼯鼠》中的赛麦堆……无不是他生命中的啼血精灵。这些处在中国最边缘最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有老百姓命运的象征,他们的卑微和苦难让人心痛欲裂。在这个绝望的世界中,他们在苦熬……

摩罗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冷硬和荒寒。其实不然,那是他没有读过这部被命名为《绝活》的中短篇小说集,尽管这些作品发表于十年前。活生生的生活是不需要艺术技巧的,正像《古拉格群岛》之于索尔仁尼琴。透过这群底层百姓的沉重、悔恨、迷惘、困惑和绝望,随处可折射出作者的悲悯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怀。正如史怀泽所说,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只有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责任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从而,人必须做的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这些能想象的德行:爱、怜悯和奉献。因此,我们必须摆脱那种由苦难走向淡泊来消解生存本身的冷漠和残酷,并努力用心灵的质量来对抗残酷的世界。

“谢尔盖大叔”的世界,是典型的流浪汉世界,《绝活》堪称中国的第一部流浪汉小说集。二战以来,美国文学中的流浪汉小说一直风光无限,例如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索尔·贝娄的《奥·吉马奇历险记》,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等。《绝活》揭示地是中国式的艰难和压迫,虽技巧不如“大师”们娴熟,但人物的生存困境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问题。他那份真实、真诚和对生命的敬

畏,真正独树一帜,再加上大叔有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哲学底蕴,让人在阅读中不禁潸然。

三

斯坦贝克这样评论文学批评家:我常常首先让我的狗试验我的写作素材。你知道,那只安琪儿,它蹲在那里谛听,我便感到他理解一切。而那只查理,我常常感到它正在等待机会插嘴。几年前,我的那只红猎狗咀嚼我的《人鼠之间》手稿。当时我说这只狗肯定曾经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

时间是惟一不怀野心的批评家。对赵光鸣的遗忘和淡漠,是中国批评界的耻辱。

为了写这篇小序,我翻了目前中国最活跃的近二十位批评家的所谓专著,但没有什么精彩的话语能让我驻足,无非是卖弄一些专业术语或新潮概念。用陈思和的话说,他们大多是“万能评论家”,我心中暗想,连您老人家也概莫能外。

遥想王晓明等人当年,羽扇纶巾,激扬文字。而今,博导头衔在手,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整天飞机来飞机去,忙于应付各地博士答辩,红包在握,名利双收,谁还愿意关注边域地区的“谢尔盖大叔”之流?最多抽空写些不痛不痒的文字,也好申请个狗屁课题。个别批评家则拉帮结伙,心怀鬼胎。最被这些人关注的是“美女作家”和“晚生代”写作,不知有何实惠?连最新锐的谢有顺和李敬泽也大抵如此。

我曾经对一位朋友说过，现在哪还有文学批评家，多的是文学赞扬家和酷评家。要么是互相吹捧，要么是泼妇骂街。

四

波兰女诗人米沃什在答记者问时说：写作自始至终只能基于它对个人的困扰而存在。就我个人而言，从没有用作品去讨好过政治，也决不赞成流行文字。很久以前，我走在波兰一个村庄的小路上，看见一群鸭子在污泥塘里洗澡，而附近就有一条清澈的小河，这使我非常困惑。“为什么它们不到小河里去呢？”我问一位坐在屋前木凳上的老农。他回答说：“呵，要是它们知道就好了！”

中国最流行的女作家是卫慧、池莉和王安忆。其中卫慧和池莉是评论界最冷淡的，王安忆是公认的棒。然而，池莉却自我感觉良好，乃至于在多种场合公开宣布：任何针对我本人的评论都是扯淡，我本人概不接受，写作是我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

有趣的是，当我阅读这几个人的作品时，惊讶地发现：王安忆虽然语言优美到极致，但作品的思想却极差。而且这个女人聪明绝顶，在每一次文学潮流之前，总要有两篇大作发表，如果说资格，绝对是卫慧和池莉的老师。《我爱比尔》开“美女文学”之先河，小说主人公和外国人上床的次数和《上海宝贝》不相上下。而且全书洋溢着浓郁的浅薄、崇洋媚外和小资情调。如果说王安忆还包装了优雅的外衣，池莉们所谓的“新写实”，则是一个直

肠子,吃多少拉多少,所有坏小说的毛病都沾染上了。卫慧的小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语言也算讲究,而且人物的心理有冲突有痛感,对社会也有一定揭露。她个人的“表演”玩得是姿态,和小说水平关系不大。而这一切宛如一只美丽的毒苹果,对中国文学的负面影响极大。

人们说,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不知道是读者雪亮的眼睛瞎了,还是批评家的眼睛瞎了?

谢尔盖大叔,您就别指望您的书畅销了,咱们没那个水平。

五

艾·辛格说:“天地把存在过的一切都消灭殆尽,化为尘埃。惟有那些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透过稀疏的网唤回昔日的幻想。”我要说,理想主义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出路的苦苦探究,这是永恒的人文之梦。

雨果说:“铁石心肠的收割人,拿着宽大的镰刀,沉吟着,一步步走向剩下的麦田。”我要说,萧瑟秋风今又是,孤独人在路上走。

当我伴着唱盘中忧伤的萧声写完这篇短文时,时针已指向清晨五点。但愿黎明能驱散文化时空的阴霾,重塑中国文学的精神。

杞人忧天,这是我的宿命。

是为序,与谢尔盖大叔共勉。



作者赵光鸣，新疆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喜吃好喝善赌不嫖，厚嘴唇方脸，秃顶，

人送绰号“谢尔盖大叔”，

托尔斯泰好像还以此为名写过一篇小说。

为人厚道，衣着朴素，喜欢和人开玩笑，

幽默而无节制，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

本书被誉为中国西部“第一部流浪汉小说集”，

囊括了作者近年来所有的优秀中短篇小说。

《净身》《绝活》《石坂屋》《鼯鼠》，

无不是作者生命中的啼血精灵。

这些处在中国最边缘最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让人在阅读时无不潸然。

第一辑

- 拉面者 马建刚/著
绝活 赵光鸣/著
匪闻 尤凤伟/著
年月日 阎连科/著
民间 刘庆邦/著
公民凯恩 北村/著

第二辑

-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著
乡村岁月 阎连科/著
原始卷宗 尤凤伟/著
少年时代 刘庆邦/著
不可告人 王石/著
楼下楼上 何玉茹/著
消失的人类 北村/著

责任编辑 / 文珍 王洋

总体策划 / 赛妮亚



COVER DESIGN TEL: 010-62631607
装帧设计 / 蒋宏工作室
JIANGHONG STUDIO

囚犯和殉道者的数量在地球表面已经惊人的增大了，面对着这样多的痛苦折磨，如果艺术还硬要充当一种奢侈品，那就会同样是一个骗局。

——加 缪



目 录

绝
活

“谢尔盖大叔”(代序) / 赛妮亚

上 编

净身 / 3

绝活 / 10

野味馆子 / 24

凉州客 / 36

浮生杂录 / 42

下 编

石坂屋 / 53

鼯鼠 / 114

汉留营 / 167

芳草地 / 229

逃亡 / 263

死城之旅 / 315

赵光鸣访谈录(代跋) / 362

上 编

净身

毕裁缝极有可能是死于心脏病，他的心脏一直不大好。夜里他从十里地外的广西庄子往家走，第二天拂晓，在小漠河的桥头上，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

现在他静静地躺在他的小土炕上。

他的身体已经僵硬，四肢像钢筋般坚挺。他的块头本来就不小，土地的召唤与吸引使他的躯体沉重如铅。

他搬不动他，试了几次，出了一身臭汗，裁缝的衣服仍是脱不下来。裁缝沉默固执的抵抗，使他气喘吁吁，无可奈何，手足无措。他决定还是等老盘来了再说，这活儿没有老盘搭手看来不行。他想着，于是便往墙根下一圪蹴，捏出一撮莫合烟，卷了支大炮。

炕沿下的木凳上，那只盛烫水的木盆在冒热气，像燃烧着的白色的火焰。裁缝斧砍刀凿般的老脸仰天翘着，下颏上一撮山羊胡子像一柄锐利的牛耳尖刀，直插穹空，脸部线条轮廓分明，在袅袅升腾飘荡的白气中，那脸和眉眼变幻着形状，被窗外的榆树枝叶扰乱了的夕照在这脸上投射了无数错综迷离的彩色光环，看上去很是富丽华贵；而且，很神秘。老汉躺着的姿势也很优美，胸部平阔，双腿微屈，线条修长流畅。

“好好的一个人，说死就死了，人真是他娘的太……太容易死了。”隔着莫合烟的青色烟雾，他不眨眼地望着裁缝，像望着一个亘古的谜，嘴巴一瘪一瘪地不停地自言自语：“前天后晌还好好的嘛！路上见了还打招呼说了一阵子话的嘛，这会儿就隔成阴阳两界人了，好好的一个人，眨个眼的工夫就胳膊硬巴得连弯儿都不会打

了！唉，人真是他娘的唉！唉唉……”

老盘总等不来。他跟老盘是老搭档了。干一回，赚两瓶酒钱。给死人脱衣、净身、穿衣，是件很麻烦的事。老盘没来，他试着给裁缝脱衣脱不成。这活儿得两个人干，一个人有日天的本事也不行。

院子里女人们的干嚎，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歇下来。他顶厌烦女人嚎。现在耳边清静了，从混沌苍茫的田野深远处，传来暮归的牛们羊们模糊的叫声。汹涌的晚潮卷着初春的泥土潮乎乎的清新香味儿奔袭过来。榆树上有几只归巢的麻雀在啁啾。

一支莫合烟烧完了，老盘还是没有来。

“那杂种看样子是不会来了。”他想。便果断地扔了烟蒂，站起来，紧一紧脸，拍拍屁股上的灰土，踢开门，站在门前屋檐下，朝院子里石破天惊似的吼一声：“都死球光了么？赶紧来个人，搭把手！”

立刻就听到正房里哦哦的应声，老大慌忙跨出门坎，肩头一颠一颠地跟了过来。西边厢房里，老二家的乱蒿草般的脑袋往外飞快地探一下，紧跟着老二也搓着手板跑过来。

他指挥着兄弟俩把他们的爹抬起来，先脱了棉衣，接着扒光了里面内衣和汗衫，裁缝的上身灰黄，瘦骨嶙峋，皮肤皱皱巴巴。他把净身的粗布巾扔进木盆，挽起袖子。老二站了一会儿，出去了。老大没有走。他拧干了那粗布巾，一扭脸，看见老大在翻那件棉袄的口袋。

他先给裁缝洗脸。裁缝的脸清癯消瘦，骨骼大而清奇，像圣人的脸。眼半闭半合，好像眯缝着在凝视苍穹。他让自己的动作尽量柔和。热布巾轻柔地运动，青黄的脸立刻泛起一层薄光，两片灰紫的唇僵硬地张合。他给裁缝擦脸的时候想起裁缝做人的许多好处。裁缝是个人缘很好的人，一生一世清清正正，从不跟谁红脸，十里八村，都念他的好处。自古贤人多逆子。他一边小心翼翼地替裁缝擦脸，梳洗胡子，一边恶狠狠地偷看老大。